



航 鷹 著

OULUOBA
ZHIMENG
HANGYINGZHU
BAIHUA WENYI
CHUBANSHE

欧罗巴之

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欧罗巴 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航 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欧罗巴之梦

航 鹰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70,000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001-0/I·1784

定价:8.80元

内容提要

本书收入了作者几年来创作的散文50篇，共分四辑，即“忆海微澜”、“绿海拾叶”、“名人印象”、“欧罗巴之梦”。内容丰厚，文章朴实、坦诚，直面人生，读后极易产生心弦的共鸣。

自序

知天命之年，才出了第一本散文集，且捉襟见肘，文字不多，惭愧！

其实，论作品的字数，我虽够不上高产，二十多年来好歹也写了三百多万字了。但那都是些小说和剧本，各式各样的小说：写作心态端庄投入催人泪下的，调侃谐谑逗人发笑的……各式各样的剧本：电影的，电视剧的，话剧的，歌剧的，广播剧以及小品的……然而，我一直不大写散文，应该说，不大敢写散文。

其实，我很喜欢散文。少年时，我就喜读冰心、秦牧的名篇，喜读《荷塘月色》、《白杨礼赞》、《金蔷薇》、《红玛瑙》，还有契诃夫、屠格涅夫那些洋溢着散文诗意境的小说……十五六岁时，我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舞台美术班当学员，跟老师外出写生，因笨拙的画笔跟不上田野光影色彩的变化，总爱作些文字速写，如实记下云朵，花树，冬雪，暴风雨

的形态、变幻，名曰“大自然的日历”。这应该说是个好习惯，可惜未能长久坚持下来。

其实，我很想多写一些散文。春华秋实，朝露斜阳，山川大海，异乡景物，每每拨动我的心弦，激起写作的冲动。大自然至高无上的美，勾魂摄魄。有时读到一篇美文一首好诗，总不免击节叫绝，忽而扼腕叹息，如痴如狂，联想起自己也曾身临其境，如何就未能写出如此美文佳句？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借来贾公子这句痴话，把散文比作水做的倒也合适。甘甜纯净，清冽澄澈的泉水，容不得混入些许异物或泥浊，落进去任何杂质都会一览无余。你再有雕琢技巧，也对一汪清泉无可奈何。只有敞开一颗真诚朴素的心，捧握一支真诚朴素的笔，不须有半点矫饰和虚伪，全靠的是文字和感情的真功夫。此番比喻，指的是散文之上品，当然也有忸怩作态无病呻吟之作，那又另当别论了。

相比之下，作家可以把自己的本色藏在小说或剧本的背后，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往往能够包裹住作家真实的自我。虽说终也难免暴露，但总能有所遮挡。犹如雕塑，你可以在清水中掺兑些泥巴，石膏，树胶，稻草，棉花之类，随心所欲塑成你想要的样子，当然也须栩栩如生，却不一定非要清纯到透明的程度。身为靠写小说、剧本讨生活的

人，写好小说、剧本难，写好散文更难。

我虔诚地向读者献上这本散文集，不敢说是上品，却是以真诚朴素的笔，记下了一些真情实感，愿与读者取得心弦的共鸣。由于我的小说和剧本很少取材于我的个人生活，这些真实的散文却足以透露出我的本色，未经掩饰遮挡的本来面目了。她像一个没有华服包装的村姑，可以自慰的是，她能以其坦诚纯朴直面人生。

本书分为“忆潭微澜”“绿海拾叶”“名人印象”“异国旅影”四部分。

忆潭微澜，是一些零星的自传体文章。首次结集发表我的个人经历，愿意请读者和文友了解我的童年的欢乐和成年后的生活，也算对我的小说很少“暴露隐私”的小小弥补。

绿海拾叶，抒发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尤其是对树的情有独钟。在对各位“绿魂”虔敬的膜拜中，寄情抒怀虽然略嫌状物喻世的沉重，也在努力追求将自我化入自然的超脱境界。

名人印象，这部分散文，写了我的三位朋友：中国残疾人的旗帜邓朴方，著名导演谢晋，日籍华人王克昌。虽然他们的身份职业经历各不相同，善良二字，却是他们给人们留下的整体印象。如果我们周围多一些他们这样的好人，世界将变得美好。

异国旅影，由二十九篇“欧罗巴之梦”集成，印

下了我出访欧洲的足迹。我注意克服一般“海外一瞥”式的空泛，尽力搜集独特有趣的异国风物，增强知识性和趣味性，就像端上一份丰富实惠的“西餐佳肴”，供读者品味和比较。也算借它山之石，以攻我邦之玉。

感谢以散文优势名扬四海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种植的无名小草提供一方沃土。能够跻身于百花社的散文花丛，哪怕是被众多名花异草淹没，也为我增添了光彩和荣耀。感谢老朋友郑法清和邓元惠，他们二位给了我真诚的帮助。

航 鹰

1994年4月18日于天津寓所

目 录

自 序.....	(1)
----------	-----

忆 潭 微 澜

大难不死.....	(3)
与狼共室.....	(7)
难解疑团	(11)
外婆的鬼故事	(16)
后妈与蛇	(21)
与蛇共室	(25)
红公鸡 黑公鸡	(30)
书 缘	(36)
难以画出的感情记忆	(50)
蜗 居	(62)
我的婆婆	(66)

绿 海 拾 叶

绿 魂	(81)
-----------	------

盘山写意	(97)
幽谷回声	(106)
城市素描	(109)
秋之灵	(115)
棋盘山告诉我	(118)
亭亭白桦 依依白桦	(121)

名人印象

善哉,邓朴方	(131)
好人谢晋	(158)
鹤发赤子	(166)

欧罗巴之梦

云海之上	(183)
你好,莫斯科!	(187)
莫斯科小剧院门前的忧思	(190)
莫斯科人印象	(194)
希茜公主	(199)
市长与狗屎	(202)
三个“落汤鸡”	(208)
女议员	(209)
两位圣母马利亚	(212)
我看到了蓝色多瑙河	(216)
不准长眠的墓地	(220)

维也纳森林.....	(224)
蓝眼睛的汉学家.....	(227)
麦亚林皇太子自杀之谜.....	(230)
世界名屋集于一园.....	(234)
古堡里的刑室.....	(237)
山顶旅店夜话.....	(240)
葡萄酒之路通向巴登.....	(243)
SOS 儿童村总部的“爸爸”.....	(247)
孤身闯洋世界.....	(251)
毕加索画展.....	(255)
青年朋友啤酒恩.....	(259)
游荡的白发大军.....	(263)
高速公路组成的♩.....	(267)
无所不在的社会保险.....	(270)
哈朗德先生眼里的中国.....	(273)
三城印象.....	(276)
萨尔斯堡一场虚惊.....	(279)
感觉.....	(283)

忆潭微澜

大难不死

我自幼就相信自己“命大福大”，相信自己是
个有天神保佑的孩子，相信自己长大以后是女中
豪杰。

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是外祖母不厌其烦地灌
输给我的，她老人家是讲故事的能手。从两岁到六
岁，我由山东外祖父母抚养，姥姥时常讲起我在婴
儿时种种大难不死的奇遇。我对那些奇遇全无记
忆，但姥姥一遍又一遍的讲述，慢慢地使我错把想
象当成记忆，如临自己“人之初”其境了。

不知为什么，作家诗人们都喜欢祖母，外祖母
或保姆，普希金有一位会讲童话的外祖母，鲁迅有
一位会讲故事的阿长妈，几乎每个作家的童年都
有一位智慧善良的年长女性陪伴他们，我的姥姥
则是以各种精灵神怪故事、神奇经历、民间传说培
养我的想象力的启蒙教师。她是个高腔大嗓的山
东妇女，高鼻梁、瘪瘪嘴，似乎……没有眉毛，身材

高大但双脚奇小，站立时为了保持平衡总是前前后后颠着脚后跟。后来，我上中学时读了鲁迅先生描写的“豆腐西施”的小脚像圆规，便深有同感地想起外婆。

姥姥讲的我在人生早春种种奇遇，后来我再三追问妈妈、舅舅和姨妈们，这些当事人都说确有其事，是他们告诉姥姥的，并非姥姥杜撰。人，往往会产生把别人的讲述当成自己记忆的错觉。我的儿子十四岁时，我问他最早的记忆是什么，他说：“是我出生时妈妈抱着我坐小汽车从产院回家。”我大吃一惊，笑他把大人的讲述当成了记忆。可是他固执己见，说小汽车是黑色的，裹着他的毛巾被是绿格子的……我作出相信他的话的样子，就让他保持这显然是错误但很美丽的“记忆”吧！

我也有许多显然是错误但很美丽的“记忆”。外祖母已经作古三十多年了，那些神奇的童年故事仍然时时浮现，鲜活跃动，栩栩如生。

1944年农历2月17日，那是北方早春的一个早晨，我出生在天津鼓楼医院。我是头生女，因为个子太大，荣幸地成为难产儿。当我被医生用产钳强迫夹到这个陌生世界时，我决定不吭声不喘气儿，以沉默对此种暴力行为表示抗议。不料，医生却非得以看到我啼哭为快，竟然倒提人家的双脚打人家脊背。刚刚出世还没犯错误先挨一顿打，

我委屈地哇哇大哭。由于被夹脑袋和挨打，后来的我一直不愿意受人挟制，不接受“只许母亲错打孩子，不许孩子抱怨母亲”的理论。

这是我的人之初亮相，是外婆总是双手合十赞叹“天爷爷地奶奶给捡回了一条小命儿”的人生首次历险。

四十多年以后的一天，我才去确认自己的出生地。我陪外地客人参观天津戏剧博物馆，路过天津老城中心原鼓楼医院旧址。现在那里是一个狭窄的街道，医院早已荡然无存。面对车水马龙的闹市，我看见小小的自己赤条条被人倒提双脚拍来拍去，为自己降生到这样一个甚嚣尘上的喧闹世界深觉拥挤和压抑。

母亲生我时只有二十岁，当时她已去太行山区参加革命，回天津生孩子，度过产期后抱着我赶回太行山，还带去了舅舅和两个小姨妈。途中，日本飞机轰炸火车头，火车被迫停下来。敌机猛烈地向列车扫射，旅客们乱纷纷逃出车厢躲到庄稼地里藏身。妈妈顾不上抱我，拉着舅舅姨妈们跳下车厢。跑到庄稼地里，他们才想起孩子还在火车上。舅舅不顾妈妈的阻拦，冒着枪林弹雨跑回车厢去救我。其实，我一个人躺在座椅上自认为有襁褓包着很安全，高腔大嗓地向日本人提着抗议。年仅十八岁的舅舅把我抱回庄稼地，子弹嗖嗖地在他身

边呼啸。

姥姥讲起这件事时，不说舅舅勇敢，说我命大，又一次双手合十说我是天爷爷地奶奶保佑的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出生不到一百天，就演出了第二场惊险剧。这只是初试锋芒，以后我的奇遇还多着呢！说起来谁都不相信，一年以后，我成了与狼共室的孩子。